

10 FAMOUS
SHORT NOVELS OF

世界中篇小说名著精品

THE
WORLD

梦幻

LE RÊVE

[法] 左拉 著



远方出版社



梦 幻

[法]左拉 著 金铿然、骆雪涓 译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戈弋 胡丽娟

封面设计：毛得宝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中篇小说名著精品 / 吴笛主编，一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 9

ISBN 7—80595—504—2

I. 世… II. 吴… III. 中篇小说-世界-选集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8022 号

吴笛 主编

世界中篇小说名著精品

梦 幻

金铿然 骆雪涓 译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

山东蓬莱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7.25 字数：147 千 插页：2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 7—80595—504—2 / I·212 本册定价：10.00 元

译者前言

金铨然 骆雪涓

中国读者对左拉并不陌生。他的《卢贡家族的命运》、《萌芽》、《金钱》、《娜娜》、《妇女乐园》等小说已有中译本。《梦幻》这部小说是第一次译成中文。

埃米尔·左拉(1840—1902)是十九世纪后期最重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之一，也是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的主要倡导者。他早期的作品受到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青年时期他十分崇拜《人间喜剧》的作者巴尔扎克。在文艺哲学家泰纳、生理学家贝尔纳和小说家龚古尔兄弟等人的影响下，左拉建立起他的自然主义文学理论。

一八六八年，他着手写一部《人间喜剧》式的连续性大型作品。从二十八岁起一直到五十三岁，左拉勤奋坚毅地伏案写作二十五年，终于完成了长达六百万字、包括二十部长篇作品的《卢贡—马卡尔家族》。这一巨著里的人物多达一千余人，其卷帙之浩繁，内容之丰富，堪称继《人间喜剧》之后的又一伟大著作。其内容几乎涉及法兰西第二帝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梦幻》是其中的一部作品。小说通过一对青年男女的恋爱故事，揭露了十九世纪法国社会的等级观念和宗教的愚昧荒诞及偏见。由于时代的限制，作者最后采取妥协的手法，让这一对出身于不同阶级的青年男女结婚，但女主人公在经受残酷的精神折磨之后，终于在婚礼上死在爱人的怀抱里。小说以传奇式的故事开始，以“一切只不过是一场梦”的悲剧告终。

《卢贡—马卡尔家族》所包括的二十部作品，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是参差不齐的。我们看到自然主义的理论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一些作品的成就，同时也应该承认，左拉的许多作品，其基本方面是现实主义更胜于自然主义的。也就是说，他的许多作品突破了自然主义理论的束缚，属于批判现实主义。这也说明左拉是以司汤达、巴尔扎克和福楼拜为代表的法国批判现实主义大师的继承人。

继《卢贡—马卡尔家族》之后，左拉又写了长篇小说三部曲《三个城市》（《卢尔德》、《罗马》、《巴黎》），揭露了宗教的虚妄和教会的腐败和卑鄙，得出要解救社会唯有屏弃宗教、提倡科学的结论，同时还宣扬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左拉的最后一套长篇小说《四福音书》，只完成了三部：《繁殖》、《劳动》、《真理》，最后一部《正义》未完成，这三部小说继续抒发他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一八九四年，法国军事当局诬告犹太血统的法国军官德雷福斯向德国人出卖国防机密，判处他终身苦役，反动派并借此掀起反犹运动，鼓动对德战争。左拉在一八九

八年一月发表了雄辩的檄文《我控诉》，抨击法国反动当局，但他却因而招致反动势力的迫害，一八九八年七月，被无端判处一年徒刑和三千法郎的罚款。宣判的当天，左拉逃亡英国。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下，法国军事当局不得不在一八九九年八月宣判德雷福斯无罪。左拉也从英国回到法国。一九〇二年九月二十九日早晨，人们发现左拉因煤气中毒而死。后来经人考证，认为左拉是被反动派谋害致死的。

左拉的许多作品已翻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在法国，据了解，在大、中学生以及一般读者中，左拉是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

我们简单地对左拉的生平作些介绍，便于读者对《梦幻》这部小说加深理解。我们希望并且相信，亲爱的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能对《梦幻》进行分析，吸取它的蜜汁，舍弃它的渣滓。

我们翻译《梦幻》是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的，目的是想用我们的一点知识为我国广大的读者服务。在翻译过程中，得到前辈老作家陈学昭同志和老朋友秦秋谷同志的支持和鼓励。书中的一些拉丁文，承北京大学西语系法语专业顾嘉琛同志请教了在北大工作的法国专家。在此，对他们给予的大力支持表示深切的感谢。尽管如此，限于我们的水平，译文仍不免有粗糙、疏忽和不当之处，我们衷心欢迎读者和专家们批评、指正。

1981年6月9日



一八六〇年隆冬，瓦兹河结了冰，厚厚的白雪覆盖着下底卡底平原；圣诞节这天，从东北方向刮来的狂风几乎席卷了整个波蒙区。清晨开始下雪，傍晚时越下越大，一夜间积雪成堆。在上城，奥费弗街的一端是主教堂耳堂的北墙。狂风夹着漫天大雪，拍打着圣女阿涅斯门，这是一座古老的罗曼风格的大门，和哥特式建筑风格已很接近，在光秃秃的山墙下，有很多雕塑像作为点缀。第二天黎明，雪深过膝。

街道还在沉睡中，昨夜节日的狂欢使人们懒得起床。时钟敲了六下。小雪花缓慢而不停地飘着，给昏暗的天空涂上了一层青色，在朦胧中，只有一个看不清的东西在蠕动，这是一个九岁的小姑娘。她躲在教堂的拱门下过夜，冷得瑟瑟发抖，缩做一团。她衣衫褴褛，头上裹着一块破绸巾，光脚穿着大人的鞋子。看来她走遍全城，求乞无门，精疲力竭才倒在这里。她已经山穷水尽，走投无路，没有任何亲人，没有任何东西，她被这个世界遗弃了，饥饿啃噬着她，寒冷毁坏了她；她十分衰弱，呼吸困难。在风雪

交加之时，她再也无法挣扎，只得步步后退，转移到这里，蜷缩在这座古老的石拱门下。

时光悄悄地流逝。她倚在塑有圣女阿涅斯雕像的两开门的一扇门柱上过了很久，圣女阿涅斯，这个十三岁的殉教者是和她年龄差不多的一个小姑娘，脚边是棕榈枝和一只小羔羊。三角楣上的浮雕展示出耶稣的未婚妻——童贞女的全部传说，她长发披身，有一个纯洁的灵魂：省长的儿子向她求爱：被她拒绝了，省长把她赤身裸体地押赴火刑场；刽子手们刚点燃木柴，她的肢体就分离了，火焰便向刽子手扑来；她的骸骨产生了奇迹，医好了皇帝的女儿康斯坦斯的麻风病，她的一张画像也产生了奇迹，想女人想得十分苦恼的波奈神甫根据教皇的建议，向她的肖像献上碧玉戒指，像中人伸出手指又缩了回去，戒指还在原处，波奈神甫得到了拯救。在门楣中心的光环中，阿涅斯升天，耶稣娶了小巧、年轻的阿涅斯，他们无限幸福地亲吻。

风呼啸着越过街道，鹅毛大雪迎面扑来，洁白的雪块埋住了门槛，孩子躲在一旁，脸对着一群圣女雕塑像，这些都是圣女阿涅斯的同伴，是随从她的圣女：右边三个，陶乐苔，在狱中吃着奇异的面包，巴尔勃，呆在一座塔里，日内微艾弗，她的纯洁拯救了巴黎；左边三个，阿格蒂，她的乳房被扭曲、被扯掉，克雷斯蒂纳，遭到父亲的拷打，脸上被打得皮开肉绽，赛西尔，她与一个天使相爱。在她们上面也是圣女，三排紧挨着的圣女登上石拱门，拱门的头线上装饰着一个矫健和纯洁的裸体像，下面是痛苦的折磨和令人心碎的景象，上面是天堂里天使的飞翔和无限欢欣的景象。

时钟响了八下，天大亮了，小姑娘很久没有一点遮盖。雪即使没有把她完全覆盖，也到了她的肩头。她身后那扇古老的门被厚厚的白雪盖住了；好像一张挂着的银鼠皮，在灰色的墙下白得像一座祭坛，光滑得连一片雪花都沾不住。门上的圣女雕像从头到脚都是白的，发出圣洁的光芒。高处的门楣中心拱形曲线间的小圣女们冉冉飞升，在昏暗的底部勾出明朗的轮廓；最上面是升天景象，在阿涅斯的婚礼上；大天使们迎着纷飞的白玫瑰花瓣前来祝贺。童贞女的塑像浑身洁白，带着她的白棕榈和白羔羊站在柱石上，在严寒中，晶莹的白雪把童贞女胜利而神秘的激情都结成了冰。她脚下是那个可怜的孩子，整个身体都被埋在雪里，僵直而雪白，仿佛变成了石头，简直和那些圣女没有什么区别了。

这时，沿街的墙上有一扇百叶窗被风吹得咻哒、咻哒地响，响声使小姑娘微微睁开眼睛。她的右边是和主教堂连着的房屋。二层楼上，一位四十岁左右，有着美丽的、金褐色头发的妇人刚刚弯下腰向窗外望着，尽管天气冷得可怕，她还是把膀子伸到外面一会儿，无意中看到一个孩子在蠕动。一种出于同情的惊讶使她那平静的面孔上浮现出愁云。她打了一个寒噤重新关上窗户。她记住了这一瞬间留下的印象：一个裹着破绸巾，露出金发的小家伙，浅紫色的眼睛，椭圆形的脸蛋，长长的脖子，带着一种百合花似的优雅，削肩膀；可是冻坏了，她的小手和小脚都麻木了，只剩下口里呼出的一丝热气。

孩子的眼睛呆呆地朝上望着，那是一幢只有二层楼的、狭窄而古老的房屋，一座十五世纪末的建筑。它在主

教堂的一侧，在两垛墙之间，就像一个巨人的两个脚指头之间的一个小疣。它被奇妙地保存了下来，基石支撑着它，它是砖木结构，屋架伸向三角顶下一米，楼梯的小塔向外突出，左角上，破旧的窗户留下了岁月的痕迹，房子的年龄说明需要修理了。磁砖屋顶表明这是路易十四时期的建筑。人们很容易看出这一时期的工程特征：天窗开在三角顶的饰座上，小木门框代替了原始的花玻璃，第二层上连着的三个窗口改建成两个，中间的那个用砖堵住了，这使得房子的外貌与街上其他邻近的建筑相对称。底层的变化也是很明显的，在楼梯下，过去安装旧铁门的地方现在换上了栎木制的门。下面是石头砌成的宽大连拱廊，四面和尖顶上都有一个长方形的出口，这是一种宽大的窗户，代替了尖顶式建筑的窗口，这种窗口以往是开向街道的。

孩子凝视着这所手工业主的古老而整洁的房子，脑子里空空的，她望着钉在门上的黄色标志，上面用古老的黑字写着“于贝经营缝纫教堂饰物”的字样，这当儿，她听到一扇百叶窗的拍打声，这是底层方窗上的百叶窗：一个男人俯下身子，脸上的表情是忧郁的，鹰嘴鼻，尽管还不到四十五岁，但起了皱纹的额头上覆盖着一头厚厚的白发；顷刻间，她顾不上仔细观察他，她薄薄的嘴唇痛苦地抽搐了一下。过了一会儿，她看到他站在浅绿色的玻璃窗后。他转过身来，作了一个手势，他妻子又出现在窗口，非常漂亮。两个人并排站着不动，愁眉苦脸，目不转睛地望着小家伙。

近四百年来的，于贝家族世代代住在这座房子里。在路易十一时期，一个缝纫教堂饰物的师傅建造了这座房

子，另一个在路易十四时期修理过它；现在的于贝在这里绣制教堂用的祭披，也就是他们祖先干的行当。二十岁时，他爱上了一个十六岁的少女，就是现在的于贝蒂，他深深地爱她，甚至不顾她母亲、法官寡妻的反对，把她带走了，然后结了婚。她非常美丽，这便构成了他们的罗曼史，他们的欢乐和他们的不幸。八个月后，她大腹便便，来到母亲临终的床前，这位母亲剥夺了她的继承权并诅咒她，她被折腾得当晚就生下了孩子，而孩子一出世便夭折了。后来，在墓地上，在棺材里，资产阶级的顽固像是永远不肯饶恕他们似的，因为尽管夫妇俩都怀着殷切的期望，却没能再生孩子。二十四年之后，他们仍为失去孩子而悲伤，如今，他们每想到夭折的孩子就感到痛苦和绝望。

小姑娘被他们的目光搅乱了，她躲到圣女阿涅斯柱子的后面。她担心白天来临，街上的店开了门，人们上街来。奥费弗街是一个死胡同，教堂半圆形后殿一边被于贝家的房子堵住了，狭长得像走廊般的太阳街从另一边作为出口，沿着教堂的侧堂，一直连到正面的克洛华特广场，两个修女经过这里，朝这个她们在波蒙从未见过的小叫化子望了一眼。雪花缓缓地飘个不停。整个城市像被一层大的白色裹尸布包得严严实实。远处传来一阵喧闹声。

对错误地被遗弃感到羞怯，孤僻的孩子直往后缩，忽然她发现了站在她面前的于贝蒂，她家里没有女佣人，她是出来买面包的。

“小家伙，你在这里干什么？你是什么人？”

孩子没有吭声，她藏起脸，四肢冻得失去了知觉，她的心脏也像冻成了冰，快要停止跳动了。这位好心的妇人

转过身来作了一个深深怜悯的手势，小姑娘跪倒在地上，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身上的一片破布滑落在雪中，被静静的雪花盖住了。妇人买回来热腾腾的面包，凝视着地上的小姑娘，又一次走近她。

“小家伙，你不能再呆在这扇门下面啦。”

这时于贝出来了，他站在他们家的门前，一面打开面包，一面说：

“给你！拿着吧！”

于贝蒂没有说话，而是用一双结实的臂膀搂着孩子。孩子没有再往后缩，妇人就像拿东西一样把她带走，她牙关紧扣，双目紧闭，浑身冰凉，就像一只从巢里掉下来的小鸟一样轻。

回到家里，于贝关上了门，于贝蒂抱着小姑娘穿过一个临街的房间，这是一间小客厅，在大而方的窗前，有一些绣花的窗饰。然后进了厨房，厨房是一间古老的普通房子，收拾得干净整齐，几乎是完美无缺。一眼望得见的大梁有二十处用石板修补过，宽大的壁炉周围砌着石头，板上放着搪瓷器皿，锅子、水壶、水盆，都是用了一两个世纪的器具，还有一些古色古香的陶器和锡器。但壁炉上有一个现代火炉，一个大的铁火炉，配有全套闪闪发光的铜具。炉火正红，铜壶里煮沸的水发出丝丝的响声。另一头咖啡壶里的牛奶咖啡还是热的。

“好！这里比外面好一些，”于贝说，一面把面包放在房子正中间的路易十三时期的笨重桌子上。他把这个可怜的小家伙放在靠近火炉的地方，这时，她渐渐苏醒过来了。

于贝蒂让孩子坐下；两口子目不转睛地望着她，她身上的雪渐渐化了，变成大滴大滴的水。从她穿着的大人鞋子的破洞里可以看到冻坏了的小脚，单薄的衣衫遮着她冻僵的、悲惨而痛苦的身体，她哆嗦了好一阵才睁开了迷惘的眼睛，就像落入陷阱而惊醒过来的一个小动物。她的脸直往脖子下的破衣服里缩。他们抚摸着她受伤的右臂，这只右臂一动也不动地紧弯着放在她的胸前。

“放心吧，我们不会伤害你的……你从哪里来的？你是谁？”

随着他们的话音，她变得更加惊惶起来，好像有谁躲在后面要打她似的。她偷偷地环顾厨房里的石板，大梁，闪闪发光的器皿；然后望着两扇不规则的窗户，目光停留在古老的窗口和窗外的花园，直至主教府的树丛，白色的轮廓位于墙的深处，她看到这些，流露出一种吃惊的表情，左边，沿着一条小路的是主教堂，还有半圆形后殿的小教堂的罗曼式窗户。

火炉的热气传遍她全身时，她又重新猛烈地颤抖了一阵，眼睛望着地下，一动也不动。

“你是波蒙人吗？你的父亲是谁？”

看到她一声不响，于贝想可能是她喉咙堵塞，说不出话来。

“别往下问了，”他说，“还是给她一杯滚热的牛奶咖啡好。”

于贝蒂也觉得这样做更好，立刻把她自己的杯子递给孩子。女主人把两大片夹着奶油的面包送到她跟前，她不理睬，并且拼命往后缩；但是这小家伙实在饿坏了，她终

于吃了，还咕噜咕噜地喝了起来。为了不打扰她，于贝夫妇默不作声，以怜悯的目光望着她发抖的小手，杯子老是送不到嘴边。她只能用左手，她的右胳膊一动不动地贴胸放着。快喝完时，她险些儿打碎了杯子，她用不灵活的胳膊肘接住杯子，带着一种畸形的手势。

“你的胳膊受伤了？”于贝蒂问她。“别害怕，小家伙，让我看看。”

可是，当于贝蒂一碰到她，她就猛地站了起来，挣扎着，女主人放开了她的胳膊。她贴身藏着一个带封皮的小本子从她衣服的破洞里掉了下来。她想拣回来，愤怒地握紧拳头，瞅着这两个素不相识的人打开小本子并且念着上面的字。

这是一张赛纳省儿童救济部门发的证件。第一页上，在嵌有圣万桑·德·保尔的画像下，印着几行字：学生的姓，一个简单的连字符号后面，是可用墨水填写的空白；然后是名字，安日丽格·玛利；出生年月，一八五一年一月二十二日，收留日期是同月的二十三日，注册编号为一六三四。没有父母的名字，甚至没有出生证明，只有这么一本有关当局的枯燥的小本子，本子的封面包着粉红色的布。一个举目无亲的小东西，只有编号和班级的弃儿。

“啊！一个拣来的女孩！”于贝蒂叫道。

安日丽格终于带着狂暴的口气说话了：

“我比所有的人都强，我最好，最好，最好……我从来没有偷过别人一点东西，而他们偷走了我的一切……把偷的东西还给我。”

这种难以想像的狂妄，一个小姑娘身上竟能激起这样强烈的感情，这使得于贝夫妇不得不抓住她。他们眼前已不再是一个金色头发，浅紫色眼睛，带着百合花般优雅的长颈的小姑娘。在她凶恶的脸上，一双眼睛变黑了，脖子涨得通红。此刻她已经暖和，缓过劲儿来了，她站起身来，吹着口哨，就像一条在雪中拾起的蛇。

“你不坏，”绣匠温和地说。“我们想知道你究竟是谁，是为了你好。”

越过她妻子的肩头，他浏览了小本子上写的字，在第二页上，有奶妈的名字。“婴儿安日丽格·玛丽，一八五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托给农民阿末兰先生的妻子法朗索瓦奶妈喂养，住在苏朗日镇奈弗区；在喂奶的第一个月后离开的时候，这位奶妈收到一包衣服行装。”随后是一张由儿童收容所的神甫签字的受洗证明；然后是孩子离开和到达时的医生证明。每月的付费，每个季度的付费，满满地填了四大页，每付一次都有税收官难以辨认的签字。

“怎么？奈弗！”于贝蒂问道，“你被抚养的地方靠近奈弗？”

安日丽格无法阻止他们继续往下念，急得满脸通红，她恶狠狠地不说话。可是愤怒又使她张开了嘴，她谈到她的奶妈。

“啊！妮妮妈妈一定会揍你们的。她要保护我的，尽管她打过我的嘴巴……啊！我当然不该那么倒楣，跟畜生在一起。……”

她的声音哽咽，断断续续，不连贯地谈到通向警察局的草地，谈到在那边玩耍过的大路，油煎的荞麦饼，一条好大的狗咬过她。

于贝打断了她，高声念着：

“在得了重病或是受到虐待的情况下，副学监受权孩子换奶妈。”

下面是孩子安日丽格·玛丽在一八六〇年六月二十日托给路易·弗朗戈末的妻子戴海丝，他俩都靠卖花为生，住在巴黎。

“好！我明白了，”于贝说。“你病了，人们把你带到了巴黎。”

可是，不仅如此，于贝夫妇还一点一点地从安日丽格的口中了解了她的全部历史。路易·弗朗戈末，他是妮妮妈妈的表兄弟，因患疟疾回到乡间休养了一个月；他的妻子戴海丝对这个孩子十分爱怜，把孩子带到巴黎，在巴黎，她使孩子懂得了卖花人的生涯。三个月后，她的丈夫死了，她十分痛苦地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到住在波蒙的硝皮匠、她哥哥哈比埃那里。十二月初她就死了，把孩子托给她嫂嫂。从此，小家伙挨打受骂，遭到百般虐待。

“哈比埃夫妇，”于贝喃喃地说，“哈比埃夫妇，对，对！住在贫民区里，里涅尔边上的硝皮匠。男的是个酒鬼，女的人品很坏。”

“他们用各种办法来虐待我，”安日丽格带着反抗和痛苦的傲慢接着说。“他们说，对一个私生女来说，小河沟是最好的去处。当那个女的狠狠揍我时，就像对待她的猫